

唐詩選注

葛兆光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劉希夷 卷12

孤柱薇 “青如故色，落任孤直”

嵩嶽開望 “月出嵩山，月明益望”。

秋日遊湘湖望 “秋水隨形影，泛泛混心迹”。

雜錄 “携笻若嘆息，遙思表春色”。

漢世祖廟 “懷古江山，惟餘歷數近。空余今夜月，長似舊時景”。末兩句與“春時明月秋時美”、“可憐明月，長照征家營”同參。又前二句可與懷古詩同參。

蜀城懷古 “古人元歲月，白鬢吳血荒……嘆世已成，中心益自傷……”

汝川懷古 “歲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昔時歌台，今時孤客……北望吳臺，秦岳石多……” “《紅梅夢》用其意用其詞。

公子行 先擬寫錦江美女柳眉，末句陡起一轉 “願作尖松千多古，誰說芳艸一胡沙。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古北望生”。

代北白頭吟

覽鏡 “……白髮今如此，人生幾日時……”。

送友人之錦州 “淚隨黃叶下，愁向綠楊生”。

故園置酒 “願逢佳日醉，得緩醉時愁。旧日多青草，新知白頭。風前燈易滅，

川上月明難照。幸用樽且，擬以告丘。平生幾日，不及且述”。

金針 P13

北望賦 “昔日泣先聖遺像，常時孺柔如流電……千里相思浩如頭，一代英雄以此舉……” (伯3619)

北望篇 “……嗚呼哀哉汝陽道，相斯(思)想望蓬萊島。玉顏暗，蓬蓬者。人發青，未老……” (伯2473，其92047，伯2544)

劉希夷詩，《唐詩選注》雖然僅選一首，但作注釋與小傳時，則需要遍讀包括敦煌文書中所載之全部作品。

# 目 錄

- 001 2008年版序
- 012 1994年版序
- 017 虞世南 一首  
· 蟬
- 019 王 績 二首  
· 野望  
· 夜還東溪
- 024 上官儀 一首  
· 入朝洛堤步月
- 026 駱賓王 三首  
· 夕次蒲類津  
· 至分水戍  
· 在獄詠蟬
- 033 盧照鄰 一首  
· 長安古意
- 040 杜審言 五首  
·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 夏日過鄭七山齋  
· 旅寓安南  
· 春日京中有懷  
· 渡湘江
- 048 楊 炯 一首  
· 從軍行
- 050 王 勃 六首  
· 詠風  
· 春日還郊  
· 深灣夜宿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秋江送別  
· 春莊
- 059 劉希夷 一首  
· 代悲白頭翁
- 063 沈佺期 三首  
· 夜宿七盤嶺  
· 雜詩  
·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 070 宋之問 四首  
· 泛鏡湖南溪  
· 陸渾山莊  
· 題大庾嶺北驛  
· 渡漢江
- 074 賀知章 二首  
· 詠柳  
· 回鄉偶書
- 076 陳子昂 四首  
· 感遇  
· 登幽州台歌  
· 度荆門望楚  
· 晚次樂鄉縣
- 082 張若虛 一首  
· 春江花月夜

- 086 張旭 一首  
· 山行留客
- 087 張說 一首  
· 深渡驛
- 089 張九齡 四首  
· 未陽溪夜行  
· 望月懷遠  
· 湖口望廬山瀑布泉  
· 賦得自君之出矣
- 094 王翰 二首  
· 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  
· 春日歸思
- 097 王灣 一首  
· 次北固山下作
- 100 崔顥 四首  
· 長干行（選二）  
· 古意  
· 黃鶴樓
- 106 王之渙 二首  
· 登鶴雀樓  
· 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
- 109 孟浩然 七首  
· 夏日南亭懷辛大  
· 夜歸鹿門山歌  
· 過故人莊  
· 臨洞庭  
· 春曉  
· 宿建德江  
· 過融上人蘭若
- 119 王維 二十三首  
· 渭川田家  
· 山居秋暝  
· 漢江臨泛  
· 終南山  
· 觀獵  
· 使至塞上  
·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 酬張少府  
· 山居即事  
· 過香積寺  
· 積雨輞川莊作  
· 鳥鳴澗  
· 鹿柴  
· 木蘭柴  
· 竹裡館  
· 辛夷塢  
· 山中  
· 田園樂（選三）  
· 送元二使安西  
·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 送沈子福歸江東
- 142 祖詠 一首  
· 終南望餘雪
- 144 綦毋潛 一首  
·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
- 146 王昌齡 十首  
· 塞下曲  
· 越女  
· 從軍行（選三）  
· 出塞  
· 採蓮曲

- 長信秋詞
- 閨怨
- 芙蓉樓送辛漸
- 156 常 建 二首
  - 古興
  - 題破山寺後禪院
- 159 李 頎 四首
  - 古從軍行
  - 送劉昱
  - 送魏萬之京
  - 絕句
- 165 李 白 二十二首
  - 古風（選二）
  - 蜀道難
  - 將進酒
  - 行路難
  - 夢遊天姥吟留別
  - 襄陽歌
  - 子夜吳歌
  - 靜夜思
  - 玉階怨
  - 峨眉山月歌
  - 月下獨酌
  -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 送友人
  - 登金陵鳳凰台
  - 蘇台覽古
  - 山中與幽人對酌
  -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 望天門山
  - 望廬山瀑布水
  - 早發白帝城
- 194 高 適 三首
  - 燕歌行
  - 別董大
  - 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
- 199 儲光羲 七首
  - 釣魚灣
  -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 田家雜興（選二）
  - 江南曲（選二）
  - 詠山泉
- 206 杜 甫 二十四首
  - 石壕吏
  -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 望嶽
  - 月夜
  - 春望
  - 春夜喜雨
  - 旅夜書懷
  - 江漢
  - 蜀相
  - 南鄰
  - 客至
  -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 宿府
  - 白帝城最高樓
  - 秋興（選二）
  - 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荆門）
  - 閣夜
  - 登高
  - 絕句（江碧鳥逾白）
  - 江畔獨步尋花（黃四娘家花滿蹊）

- 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 解悶
- 江南逢李龜年
- 241 岑 參 六首
  -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 逢入京使
  - 山房春事
  - 春夢
- 252 劉長卿 四首
  - 登餘干古縣城
  -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 258 錢 起 二首
  - 省試湘靈鼓瑟
  - 裴迪南門秋夜對月
- 264 張 繼 一首
  - 楓橋夜泊
- 266 韓 翃 一首
  - 寒食
- 269 皎 然 一首
  - 尋陸鴻漸不遇
- 271 司空曙 二首
  -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 喜外弟盧綸見宿
- 274 郎士元 二首
  - 盩厔縣鄭礪宅送錢大
  - 柏林寺南望
- 277 顧 況 五首
  - 古離別
  - 苔蘚山歌
  - 鄭女彈箏歌
  - 過山農家
  - 江上
- 283 韋應物 七首
  - 寄全椒山中道士
  - 夕次盱眙縣
  - 幽居
  - 遊開元精舍
  - 登樓寄王卿
  - 滁州西澗
  -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 294 盧 綸 二首
  - 和張僕射塞下曲（選二）
- 296 李 益 三首
  - 江南曲
  - 從軍北征
  - 夜上受降城聞笛
- 299 崔 護 一首
  - 題都城南莊
- 301 孟 郊 二首
  - 遊子吟
  - 秋懷
- 306 張 籍 四首
  - 野老歌
  - 江南曲
  - 春別曲
  - 秋思

- 310 王 建 四首  
· 田家留客  
· 新嫁娘詞  
· 野池  
· 宮詞（魚藻宮中鎖翠娥）
- 314 韓 愈 六首  
· 山石  
· 雉帶箭  
· 聽穎師彈琴  
·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 盆池
- 324 劉禹錫 五首  
· 西塞山懷古  
· 始聞秋風  
· 秋詞  
· 石頭城  
· 烏衣巷
- 330 白居易 五首  
· 長恨歌  
· 琵琶行  
· 賦得古原草送別  
· 錢唐湖春行  
· 問劉十九
- 350 柳宗元 五首  
· 漁翁  
·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 夏晝偶作  
· 江雪
- 355 元 稹 二首  
· 行宮  
· 遣悲懷
- 358 賈 島 二首  
· 題李凝幽居  
· 憶江上吳處士
- 362 姚 合 一首  
· 山中述懷
- 364 李 賀 八首  
· 雁門太守行  
· 李憑箏篋引  
· 夢天  
· 金銅仙人辭漢歌  
· 巫山高  
· 昌谷北園新筍（斫取青光寫楚辭）  
· 江南弄  
· 神弦曲
- 378 張 祜 二首  
· 宮詞  
· 題金陵渡
- 381 朱慶餘 一首  
· 閨意獻張水部
- 383 許 渾 二首  
· 金陵懷古  
· 咸陽城東樓
- 387 溫庭筠 二首  
· 商山早行  
· 利州南渡

- 390 杜 牧 七首  
· 潤州  
· 九日齊山登高  
·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 泊秦淮  
· 山行  
· 江南春絕句  
· 秋夕
- 398 陳 陶 一首  
· 隴西行
- 399 雍 陶 一首  
· 題君山
- 401 趙 嘏 二首  
·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故山  
· 江樓感舊
- 403 馬 戴 一首  
· 灞上秋居
- 406 李商隱 八首  
· 錦瑟  
· 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  
·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 無題（來是空言去絕蹤）  
· 安定城樓  
· 重過聖女祠  
· 夜雨寄北  
·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 419 李群玉 二首  
· 九子坂聞鷓鴣  
· 釣魚
- 422 唐彥謙 一首  
· 第三溪
- 424 貫 休 一首  
· 春晚書山家屋壁
- 425 羅 隱 一首  
· 魏城逢故人
- 427 司空圖 一首  
· 獨望
- 429 陸龜蒙 二首  
· 和襲美釣侶  
· 和襲美春夕酒醒
- 432 皮日休 一首  
· 西塞山泊漁家
- 434 韓 偓 二首  
· 春盡  
· 自沙縣抵龍溪縣，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
- 437 杜荀鶴 二首  
· 春宮怨  
· 戲贈漁家
- 440 鄭 谷 三首  
· 旅寓洛南村舍  
· 淮上與友人別  
· 柳
- 443 韋 莊 三首  
· 秋日早行  
· 長安清明  
· 古離別
- 447 齊 己 一首  
· 舟中晚望祝融峰
- 448 2018年新版後記

## 2008年版序

—

重新翻看和修改當年作的這本《唐詩選注》，不由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個九平米的小房間裡，攤開滿床書冊揀選唐詩、查閱各種資料給唐詩作注的情形。

那時候還算年輕，有精力也有體力，無論做甚麼都有一點兒和自己也和別人「較勁兒」的意思。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很風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穩、平庸有餘而個性全無的注本來，錢注宋詩實在有味道。錢先生對宋詩的深刻洞察和細心體驗，寫在前言、小傳和注釋中，那裡面的敏銳、風趣和淵博，讓我這樣的後輩很佩服。「崔顥題詩在上頭」，心知宋詩不能再花樣翻新，便打算在唐詩上也這樣照貓畫虎地做一本。於是，藉了給出版社做唐詩選注本的機會，不僅把《全唐詩》淘了一過，而且把手邊可以找到的有關的詩話筆

記小說以及其他朝代的詩歌也統統翻了個遍。

至今我手頭還保存着那時看書留下的兩個筆記本，上面整齊地抄滿了各種各樣可以用來互相比照的詩句和評論，例如，在注釋杜甫的「獨樹花發自分明」這一句時，為了說明詩人何以要用「明」來寫花的艷麗和燦爛，當時就收集了李嶠的「岸花明水樹」、錢起的「高花映竹明」、朱慶餘的「孤花晚更明」、蘇舜欽的「時有幽花一樹明」、鄭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陳後山的「水淨偏明眼」、陸游的「頻報園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對詩歌裡面用「明」字來形容「花」之燦爛的各種方式作一個注解和分疏，只是因為這一首杜詩後來並沒有選入，這些材料也就被放棄了。這大概就是當年做注釋的基礎。經歷過這樣的選和注，漸漸地也就明白了前輩的廣徵博引，既非「炫博」，也不關「記性」，其實，那都是苦苦翻書得來的。後來，讀到影印出來的錢鍾書先生《宋詩紀事》的批校和讀書手稿，也果然印證了我的這一體會。

我那時對古典中國詩歌的語言形式很有興趣。過去，很多文學研究者對於古詩的解讀，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滿象徵性的比喻來傳達自己的體會，這種方法就好像「嚼飯與人」，使讀者不是在讀詩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讀那些讀詩者的聯想或感悟，不

免就被「隔」在了詩歌之外。那個時候，一方面西方「新批評」之類的文學理論很誘人，啟發我們在閱讀詩歌的時候，多多考慮語言學的進路，另一方面漢語詩歌創作和評論的特殊性，又讓我們很想在洋理論之外，自己找一個中國詩歌批評的新路數，所以，我那時不僅寫了一篇對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譯作《唐詩的魅力》的書的評論，而且還花了不少心思，同時寫了一本至今自以為還不錯的《漢字的魔方》。這些關注語言和形式的想法，當然也融入到這本《唐詩選注》裡面，於是就有了這種方式的注釋和解說。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我給李白、杜甫、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以及李商隱等人寫的小傳，看看我給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中的「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以及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中的「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等詩句做的注釋，大概就可以明白。

## 二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要說與唐詩的緣分，恐怕還得追溯到更早一點。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之間讀的小學，那

時的小學課本好像還不錯，裡面選有一些唐詩，像「日照香爐生紫煙」、「兩個黃鸝鳴翠柳」、「床前明月光」甚麼的，都並沒因為沾上階級性、人民性一類的問題而被棄之敝篋，所以我那時讀過，也背過，只不過就像陶淵明說的「不求甚解」，有點兒「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似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和心得。也許讀古典詩歌，也需要生活經驗和社會感受打底罷，經過兩年淒風苦雨的「文革」，便彷彿親身經歷了歷史，對「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動蕩，就多了一分感受，而經歷着三年一千天的插隊，對「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杜甫）這樣的心情，也添了幾許體察，等到年歲漸大，讀到像「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劉希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這樣的詩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蕭瑟的心情。在鄉下插隊時，請人做過一隻碩大的樟木箱，那裡面曾經放了一本《唐詩三百首》，書也被翻得捲了邊兒。然而看歸看，那畢竟不是真的與唐詩結緣，只好似無家可歸、四處漫遊時與唐詩的偶然邂逅，不過是和唐詩打了個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罷，那時我剛剛從苗寨白臘回到縣城凱里，說是回城，其實還是在離縣城二十里左右一個叫開懷的地方，在磚瓦廠上班。還是年輕，在整天打磚做瓦賣苦力的間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來，

百無聊賴之際，除去玩兒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球、象棋加圍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才算完之外，就是看書，甚麼書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講「板塊漂移」和「紅移現象」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也照樣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看回頭。有一次週日進城，偶然轉到老街上那個已經被抄得破敗不堪的縣文化館樓下，漫無目標地踏着滿地廢紙，隨腳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書，大喜過望，急急拂去上面的灰塵，於是看到半部世界書局的《宋元學案》，還有一本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揣回去慢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個筆記本，就仿照文學史的模樣，自說自話地重新寫起唐代詩史來。寫之不足，還帶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評點，卻多是「缺乏人民性的無病呻吟」、「封建階級的自我描寫」、「法家要求法後王思想的表現」一類的話頭。就這樣，居然寫了整整一筆記本，大約有十來萬字罷，幾乎是把唐代詩歌史重新複寫了一遍。很多年後，在整理物品時，我還看到過這個紅色塑料封皮已經有點發粘的本子，看着它，有很多感慨。這也許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詩的開始，可是，這開始居然開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謬。

時代扭曲，看甚麼都會扭曲；時代荒謬，想甚麼也不免荒謬。

## 三

覺得自己應當做一本認真的唐詩選注，這想法是在讀研究生期間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我和研究生導師金開誠先生合作編寫《古代詩文要籍詳解》（2006年中華書局重版時，改名為《古詩文要籍敘錄》）。在那兩年裡，我穿梭似的往返於北京的各個圖書館，查閱各種集子，鈔了好多好多有關注釋和版本的資料，也記下了很多疑問和問題。那裡面就有不少是關於唐詩的，比如現存《唐人選唐詩》裡的《河嶽英靈集》，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裡引用的《河嶽英靈集》為甚麼有所不同？為甚麼殷璠的兩次選和評都不一樣？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麼好的一個杜詩注本《杜臆》裡，為甚麼會被注釋得穿鑿附會？陳本禮的《協律鈞玄》在解釋李賀《北中寒》的時候，說他是在搞政治諷刺，講「(唐)肅宗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真的是這樣嗎？「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詩，究竟是不是杜牧寫的，它是不是因為宋代人刻了《樊川續別集》而進入杜牧詩集的？

這些話題，後來都寫入了《古詩文要籍敘錄》裡面，因為這本來就是些文獻學領域的事兒。不過，雖然學科自有畛域，思緒卻從來沒有畫地為牢，很快我就把對這

些問題的考證，延伸到了對唐詩的解讀。那時候的人都有「文學夢」，正像前面所說，我那時也對唐詩的語言和藝術的分析着迷。也許是受到剛剛傳進來的英美「新批評」的影響，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高友工《唐詩的魅力》一書對於唐詩語言的分析後，我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語言學批評的前景與困境》的評論。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復旦大學的章培恆教授組織重寫《中國文學史》，由我來承擔從中唐一直到宋代那麼長的一段文學史的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地下了決心要去選注一本唐詩。

詩選其實常常是把詩歌「再經典化」的過程，現在人知道的唐詩，大多反覆總是那幾百首，這就是千年來不斷有選家「披沙揀金」的結果。開始有些不服氣，自己覺得總可以另闢蹊徑，找到一些不曾入選的作品來表彰，可在寫唐宋文學史和選注唐詩的過程裡，當我真的把《全唐詩》裡的詩人一個個看過來之後，儘管心存一個有意立異的念頭，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新發現。比如崔顥，我曾經在筆記本裡面記下了《古遊俠呈軍中諸將》（有王維《觀獵》之風）、《長安道》（寫世態炎涼和人生變化）、《江畔老人愁》（寫歷史滄桑，末句是「感君相問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邯鄲宮人愁》（記入宮女子的感慨，有「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等

等，而從不入或極少入詩歌選本的丘為、張抃和崔曙，我原來頗想打破常規，選丘為的一首《題農父廬舍》、張抃的一首《題衡陽泗州寺》、崔曙的一首《潁陽東溪懷古》，但是，終於還是遵循歷來選家的通常評價，崔顥還是只選了很多選本都有的《長干行》《古意》《黃鶴樓》，丘為、張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孫山。於是，這下終於明白你還真得佩服古今選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前言》裡面承認，「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傳的撰寫和注釋的引證上，至今我還覺得，這兩部分算是做得不錯的。

#### 四

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

有人說，年輕時總是幻想與文學結伴，年長則常會不自覺親近歷史，說得也對。當出版社決定要重新再版這部《唐詩選注》的時候，編輯讓我再回頭去看看它，問我還有甚麼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說實在話，現在回頭看這部書，就好像倒拿望遠鏡回看身後，似乎有些遙遠，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化了的年齡和心境。不妨看此後我撰寫的《中國思

想史》中的一段話罷，這一段曾經很讓一些熱愛盛唐氣象的人不高興，這一段的題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講的是詩歌最輝煌的盛唐，其實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時代。在那裡我說：後代人總是說「盛唐氣象」如何如何，其實，從生活的富庶程度上來說是不錯的，從詩賦的精彩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錯的，從人們接受各種文明的豁達心態上來說也是不錯的，但是，從思想的深刻方面來說卻恰恰相反。因為在思想的平庸時代，不一定出現不了文學的繁榮景象，也許恰恰相反，可能這也是一種有趣的「補償」。特別是，一旦那種沉潛入微的思緒，已經不能對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匡補和批評的時候，就紛紛奪門而出，表現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學上，這個時候，思發為文，智轉入詩，而思想卻在權力的制約下，逐漸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這種一無所用的趨向中，逐漸轉向了詩賦的琢磨和沉思。

也許，這是我對那個至今讓人懷念不已的時代的重新思考。顯然，這種思考立場和評價尺度是來自思想史的，換成文學史，也許我還會重新檢討和衡量。我想，我絕不會否認那個詩歌時代人們的激情、天真和理想，這種催生了詩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時代，也許恰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會反問自己，為甚麼人們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難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

會的危機為代價的麼？有時候，比起出產深刻、睿智和焦慮的時代來，那個生活都單純、心情很滿足、世界平靜得讓人不用思想的時代，更會讓人覺得依戀。回想歷史，在中國那麼長的幾千年裡面，連環劫般的朝代變更、走馬燈式的戰爭烽火、政治舞台上下的縱橫捭闔、連續不斷的旱澇饑荒、顛簸流離的生活和不知未來的焦慮讓人戰戰兢兢戒懼警惕，難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樣的富裕，難得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自由，難得有這樣純真、樸素和快活的心情，這樣的時代，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不也很值得特別寫上一寫麼？

儘管現在的我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詩歌裡也是能夠看到思想史的，事實上，當那「八個醉的和一個醒的」詩人隨着繁榮時代的結束走進了歷史，當月宮碎影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漁陽鼙鼓和胡兒喧嘩驚破，唐詩也漸漸變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懼和緊張，眼中有混亂和危機，滿天下家事國事的無奈和焦灼，便讓中晚唐甚至五代宋朝的詩人越來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識沉澱，也許，這才使得詩詞輪替，催生了後來把浮名換了低斟淺唱的宋詞。文學有時候也是時代的象徵，昭示着社會史的起伏，也呈現着思想史的興衰。當唐詩過後是宋詞，當宋詞唱罷換元曲，當小說既不再是群治的利

器，詩歌又已經淪落到只有少數人自產自銷，只能孤芳自賞的時候，我們會猛然發覺，這個社會已經太冷峻、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個詩歌世界，憑這一點，就讓我們對那段歷史生出了無限懷想，也就憑這一點，我應當選注這部唐詩選集。這次，要重新再版《唐詩選注》，我想了又想，仍然沒有作甚麼改動，不僅因為太忙，而且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它在介紹唐詩魅力的同時，也留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見證。

葛兆光

二〇〇七年六月於上海

## 1994年版序

選注完畢，照例要寫「前言」。通常「前言」應當交代唐代詩歌的概況及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注釋的體例，但篇幅的緣故使我不能在這裡作關於唐詩的長篇大論，而蜻蜓點水似的泛泛而論也只是隔靴搔癢，弄不好反而會使讀者如墜霧中隔岸看花，看得一頭霧水仍不得要領。所以我在這裡乾脆不談唐詩，好在有關唐代詩歌的歷史與特徵已經在各個詩人傳論中寫了不少，這裡只說各個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和注釋的體例。

詩人小傳依照慣例我介紹了詩人生平與他的詩風。前者比較容易，多少年來學者們對唐代詩人生平事跡的考證給我提供了方便，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以後陸續出版的四冊《唐才子傳校箋》（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出版）匯集了古今研究的成果，這部由二十位專家共同撰寫的著作對近四百個重要的唐代詩人的生平進行了精審的考證，這使我可以省卻不少心力、減少若干錯誤，所以這本書裡的詩人小傳生平部分大都依據此書，詩人

排列先後次序也按照此書考訂的生年為準，當然還有一些無從考證生年的詩人則參考他的中進士年代或卒年等因素插入其中；後者比較困難，唐代詩人歷來是被評頭品足的對象，各種詩選也對他們多有評介，可是過去的評介總會犯兩種毛病，一是評介差不多成了「光榮榜」上的模範事跡，泛而又泛的簡評堆砌了一些虛文客套，即使談及其缺陷也常常使用一個「當然了……」夾在中間作轉折，既缺乏詩史意識卻又博得了「公正」與「辨證」的外貌；二是在談及詩歌藝術特徵時總是愛翻來覆去地用那幾個印象式的象徵主義詞眼，這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儘管「放之四海皆準」，卻常常弄得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因為它們似是而非的語義可以稱得上「千轉百變」，隨人怎麼理解它都能對此點頭微笑。如果選注者要偷懶取巧，那盡可以大抄特抄並把「天下文章一大抄」那句老話借來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可是選注者若想認真，就不免多費周折甚至自找麻煩。我不是一個勇於找麻煩的人，有時不免人云亦云，但有時也想談談唐代詩史變化及詩人在詩史進程中的位置，於是就不能不另找評價原則並根據原則有所褒貶，而一個詩人的詩風及其在詩史上的意義又絕非「好」、「壞」二字可以一刀切開的，常常好處即壞處，缺點即優點，因而又不能挪借「當然了……」作轉折的簡便方式，只好採用比較繁瑣的敘述與評論手段；有時在評論詩人詩

風時想說說至關重要的詩歌語言形式，於是那些方便省力的象徵主義詞眼就不能勝任這種敘述要求，因而只好撇開人們已經熟悉了的「雄渾」、「豪邁」、「含蓄」、「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語詞而採用一些人們較生疏的語言批評術語。此外，小傳並不一定按詩人等級的高下來分配字數，而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定面面俱到，而是各有側重。這樣一來，詩人小傳就不免長長短短，與通常寫法不大相同了。

選詩是一樁吃力的工作。所謂「吃力」是因為此前唐詩已經被選了不知多少次，從唐代人自己就開始披沙揀金，至今還留下了十種「唐人選唐詩」，自從《全唐詩》編定以後，選家都能很方便地從四萬八千九百來首唐詩中一一翻過，即使加上今人編輯的《全唐詩外編》，翻個一兩遍也並非難事，大抵選詩的人都不是瞎子，鑒定水平與眼力縱然有高下也相去不遠，即使偶爾打盹漏掉幾首，其他選家也會補選進來，所以在這麼多唐詩選本之後再來選唐詩很難花樣翻新，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不過，過去選唐詩的標準是「好」，挑「好」的並不是毛病，可這種選法彷彿選「劳模」，勞動模範雖好但他不一定是「代表」，於是還有一種選「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詩史的軌跡與詩人的特色挑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卷選的《至分水戍》（駱賓王）、《深灣夜宿》

(王勃)、《古興》(常建)、《苔蘚山歌》(顧況)、《秋懷》(孟郊)、《神弦曲》(李賀)、《重過聖女祠》(李商隱)等多少都有些這種意思，而杜甫多選律詩、李賀多選七言歌行、李商隱多選七言律詩等也多少有些這種意思。但是，我也很害怕犯清人黃子雲《野鴻詩的》裡批評的那種毛病：「好異者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不合者去」，為了我的偏執意見而影響了讀者要讀好詩的希望，所以只好兼採「勞模」和「代表」的雙重標準，盡可能多選「好詩」與「名篇」。當然就像清代薛雪《一瓢詩話》說的，「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我在選詩時也免不了個人的偏好，有時會刪掉一些人人都選的作品卻收錄了一些少經人選的詩篇，也免不了有看走眼的毛病，有時會讓一些該選的好詩從眼皮下滑走而讓一些不該選的劣詩溜了進來。

最後再說注釋的體例。按照清人張謙宜《緝齋詩談》卷三裡一種別緻的說法，注釋好比「注水」，「如球入穴中，灌水浮出」，這意思就是說注釋的作用就是疏通字義詞意讓讀者把詩讀懂。可是，這樣的注釋總會給人重複的感覺，彷彿千家注釋都是一張面孔。這是沒辦法的，比如說前人已經說了一加一等於二、太陽就是日頭，你也只能說等於二，是日頭，要是硬說一加一等於三、太陽是月亮，無異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少不得被人譏笑，在相同的詩裡作相同的注難免大同小異。其

實為了覈實注釋是否無誤，我翻閱過不少資料，可這種工作大半只是給別人的注釋當了一次證人，證明他沒犯錯誤而已，因為別人也不是不學無術，即使別人一時疏忽被我查出了少許錯訛，我也只能悄悄改正，不可能叫別人對簿公堂或張榜公佈，於是，注釋好像難免雷同。好在接受選注任務時商定過一條原則，即要在注釋中加入一些幫助讀者理解與欣賞的文字，所以我在有的注釋裡對詩歌語言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引徵了一些資料指出它們的沿襲、影響及語義演化；有的注釋裡對詩歌意境作了比較繁瑣的分析，引徵了一些詩句進行對比，指出詩意與語言的發展；有的注釋裡對詩歌句法作了一些語言學評介，並指出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有的注釋裡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與評論，希望能幫助讀者加深對詩意與技巧的理解與感受；當然在有的注釋裡我還加上了我的解說與分析，這樣的注釋不免使一些注文變得比較長，但我想，這樣注來也許能對讀者有一些裨益，而不至於讓讀者感到過分的不快。

本卷收唐詩二百八十二首，凡七十八家。

葛兆光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虞世南·一首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姚)人。在隋朝當秘書郎，入唐後當到弘文館學士、秘書監。他是初唐最博學多才的文人，也是在觀念上自覺地要振興古風的官員，據說他曾極力勸阻唐太宗不要寫宮體詩，說「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新唐書·虞世南傳》)。不過，當他自己握筆寫詩時，雖不寫那些宮體主題，卻始終沒有完全擺脫六朝以來好搬弄華麗辭藻巧作對子的繁蕪詩風，清人張實居說「唐興而文運丕振，虞(世南)、魏(徵)諸公已離舊習」(《師友詩傳錄》)，似乎缺乏根據，紀昀說他「堆砌處漸化輕清」(《瀛奎律髓》卷十七批語)，似乎也說得太早。他現存的幾首古樂府仍是六朝詩人照貓畫虎模擬古人的路數，而大批的奉和、應詔詩雖然有些「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奉和幽山雨後應令》)、「隴麥沾逾翠，山花濕更然」(《發營逢雨應詔》)、「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侍宴應詔賦韻得前字》)等小巧的秀句，但大多還是囉哩囉嗦排列麗詞的六朝腔調，倒是偶爾一兩首隨意寫出的小詩，

卻顯得還不繁蕪不俗氣，頗有韻味，像《春夜》《秋雁》和下面所選的這首《蟬》。

## 蟬

垂綏飲清露<sup>①</sup>，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sup>②</sup>。

- ① 綏：古人帽子上的垂帶，蟬有觸鬚似垂帶，所以說「垂綏」。
- ② 藉：借。這兩句說蟬聲傳得遠是因為它居於高處，並不是憑藉秋風傳音的力量，這顯然是以蟬喻人。南朝梁代詩人吳均《初至壽春作》有一句「飄揚恣風力」、《紅樓夢》第七十回薛寶釵填的《臨江仙》末句「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都不免要藉助風力，而這首詩卻不然，所以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曾拿它和駱賓王、李商隱的兩首詠蟬詩比較，說它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

## 王績·二首

王績(585—644)，字無功，自號東臯子，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縣)，生於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隋代曾任秘書正字、六合縣丞，後辭官，唐武德年間應徵待詔門下省，貞觀初年即辭職回鄉，當了十幾年隱士。

不少詩史或詩選都把王績作為唐代詩人的開端，把他的《野望》作為唐詩的開篇，這當然無可非議，因為他恰好是初唐最年長的傑出詩人，《野望》恰好是初唐最早的優秀詩篇。但是，有時曆法意義上的時間順序會引起人們對詩史意義上的時間順序的誤解，不知甚麼時候起，人們就把王績看成是開唐一代詩風的詩人，把《野望》看成是「第一首真正的唐詩」，覺得這樣一來王朝斷代與詩史分期就可以取得一致。其實，這種沿襲了明、清人現成說法的觀點並沒有多少根據(參見明楊慎《升庵詩話》卷二、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因為王績的詩雖然不大有六朝繁縟密麗的風氣，但有的是魏晉人尤其是阮籍、嵇康特別是陶淵明的影響，還不能算是詩史意義上的「唐詩」——儘管他人與詩在時間上都

已入了唐朝——何況，學習與模擬的榜樣並不能以年代早晚分出等級高下。詩歌語言不是釀造的酒漿，窖藏越久就越好，詩史上創闢新風也不是尋源溯流，回復越古老的時代就越新，在這一點上或許可以參照中國古老的故事「五十步與百步」。當然，王績越過六朝去學習魏晉人的詩，使他的詩歌語言比較樸素質直，詩歌意境比較自然恬淡，所以在讀慣了六朝以來的秀辭麗句之後，人們突然讀到這樣的詩，就好比差不多吃膩了大魚大肉想吃蔬菜，或看膩了雕樑畫棟亭台樓閣後突然看到一片樸素的田園風光一樣，驚喜之餘要格外讚嘆。像那個清代的賀裳就想把陶（淵明）、王（維）並稱的「王」換成王績的「王」，覺得「輞川誠佳，太秀，多以綺思掩其樸趣，東臯瀟灑落穆，不衫不履」（《載酒園詩話又編》），但他沒有看到王績與陶淵明的不同，王績的回歸田園多來自道家追求自然的理念，他的退隱醉鄉也出於全身養性的理想，他祖傳的「東陂餘業」、「園林幸足」（《遊北山賦序》），也使他的隱士生活過得悠閒舒適，因此他詩裡那種「亂頭粗服」就和真正衣衫襤褸的農夫不同，他詩裡的田園鄉村彷彿是大觀園裡「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掛着「杏簾在望」酒旗的稻香村，他詩裡那種着意恬淡的意境就彷彿當着官的賈政卻說「（稻香村）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紅樓夢》第

十七回)。所以，雖然王績的詩風在唐初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但既不能說他回歸到了魏晉時代，也不可說他已開創了唐代詩風，而《野望》儘管平淡自然讓人讀來流暢上口，但它的意境情調，既不能等同於陶淵明式的淳厚樸淡，它的語言形式也不能等同於唐人五言律詩的整齊圓熟。王績和他的詩仍然處在六朝詩向唐代詩的過渡之中。

## 野 望

東臯薄暮望<sup>①</sup>，徙倚欲何依<sup>②</sup>。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sup>③</sup>。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sup>④</sup>。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sup>⑤</sup>。

- ① 東臯：王績隱居處，臯是水邊高地。阮籍《奏記詣蔣公》「方將耕於東臯之陽」，陶淵明《歸去來辭》「登東臯以舒嘯」，都以東臯當躬耕隱居之地的象徵，王績最佩服這兩個人，所以東臯未必是真的地名，可能是王績給自己隱居處取的名字。
- ② 徙倚：徘徊。
- ③ 王勃《山中》「山山黃葉飛」似乎把這兩句的意思更推進一步，不光是樹樹秋色，還招來了秋風，吹得滿天黃葉亂飛。王維《歸嵩山作》「落日滿秋山」似乎把這兩句併成了一句，而儲光羲《田家雜興》之三「落日照秋山，千岩同一色」則彷彿把這兩句又重新排列了一番，變成了另外兩句。

- ④ 這兩句不光是寫鄉村黃昏景象，而且是用「返」、「歸」二字反襯自己「徙倚欲何依」的彷徨與「相顧無相識」的孤獨。從陶淵明以來，寫鄉村田園的詩都愛用「返」、「歸」這種字詞，像陶淵明詩裡的「日入相與歸」(《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帶月荷鋤歸」(同上其三)、「斂翮遙來歸」(《飲酒》之四)，這個「歸」字暗示的是人的歸宿，人能歸家便意味着溫馨的到來和漂泊的結束，當人漂泊時看到別人歸家，則又意味着孤獨與惆悵，感到自己的肉體與精神都無所依憑，而幾乎所有的田園詩在古代中國的深層含義都是尋找家園，尋找歸宿。
- ⑤ 采薇：《詩經·召南·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詩經·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上面三段涉及「采薇」的典故分別有不同含義，《草蟲》可以移來表現懷念友人的苦悶，《采薇》可以借來暗示不得回歸漂泊無定的痛苦，《伯夷列傳》可以指代世道變亂時的絕望，無論用哪一種含義來解釋這首詩都可以說通。從前面「徙倚欲何依」和「相顧無相識」兩句的意思推下來，似乎懷念友人和難以回歸的含義更切合一些，但明人唐汝詢《唐詩解》卻認為「此感隋之將亡也」，好像他贊成「采薇」用的是《伯夷列傳》的典故。後來不少人都同意這一說法，可也有人，如清人吳昌祺《刪訂唐詩解》因為「王(績)嘗仕唐」而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王績既然又當了唐代的官就不會自比叔齊、伯夷這樣忠於舊朝的人。

## 夜還東溪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sup>①</sup>。

青溪歸路直，乘月夜歌還。

- ① 石頭上長了苔蘚，本來很滑，但可以踩上去，因為幸好有一叢叢的枝條可以供人攀牽。明人楊慎《升庵詩話》卷三曾指出這兩句詩的來龍去脈：「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

## 上官儀·一首

上官儀(?—664)，字游韶，陝州陝縣(今河南陝縣)人。貞觀年間中進士，當過弘文館學士，後被武則天以與被廢黜的太子李忠通謀的罪名下獄，死在獄中。他是初唐很有影響的詩人，能寫工整巧麗的五言詩，被當時人稱作「上官體」，他所歸納的六種或八種對仗的句法，也使六朝以來逐漸定型的詩歌形式有了一個雖不完整卻初具雛形的理論，只是他自己的詩寫得並不出色，愛掉書袋子，又愛堆砌一些看似五彩繽紛卻毫無意味的麗辭，以至於後人諷刺他的詩是「類書體」。不過，從詩史的角度來看，他的創作趨向和理論歸納，再加上他的影響使他有可能是當時詩歌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環節，因為有時詩歌發展的承上啟下者並不一定都是最出色的詩人，就像水陸交通的中繼站不一定都是重鎮大邑，可能是一個不起眼的水邊漁村，也可能是荒漠戈壁中的一個補給驛站。

## 入朝洛堤步月<sup>①</sup>

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sup>②</sup>。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sup>③</sup>。

- ① 據劉餗《隋唐嘉話》記載，唐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即興吟了這首詩，當時一起等待上朝的官員聽了覺得「音韻清亮」，「望之猶神仙」，可知此詩所謂「入朝」是指在東都洛陽皇城外等候上朝，「洛堤」是皇城外洛水的堤岸，「步月」則是徐步在凌晨月光下的意思。
- ② 廣川：即大河，指洛水；長洲：指洛水堤岸。
- ③ 上一句暗用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的意境，但曹操詩是寫午夜月亮明亮，使烏鵲以為天亮而飛，大體上和王維《烏鳴澗》「月出驚山鳥」的意思相仿，而上官儀這句卻是寫凌晨將曙未曙的情景。下一句是化用了南朝張正見《賦新題得寒樹晚蟬疏詩》的詩意，張詩云：「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上官儀把這些意思壓縮在五個字裡，表現了六朝以來詩歌語言技巧的凝練化趨向。後來張說《和尹懋秋夜遊湖》「雁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又借用了上官儀的這兩句詩意，幾乎全盤挪用，所以《唐音癸籤》卷五說這兩句「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

## 駱賓王·三首

駱賓王(約 619—?)，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年輕時任道王李元慶府中的屬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前後曾從軍到過西北、西南，後任長安主簿，但又獲罪下獄，貶為臨海丞。光宅元年(684)徐敬業從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他代作《討武曌檄》，一時傳遍天下，徐敬業兵敗後，駱賓王也不知下落，有人說他被殺，有人說他出家當了和尚。在「初唐四傑」中，他名字排在最後，但年紀最大，如果傳聞中那首「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的《詠鵝》真是他七歲時的作品，那麼他在詩史上應當比其他三人幾乎早了一代。不過從他現存的作品來看，他真正的創作生涯開始於中年之後，不像其他詩人那樣少年成名，所以人們仍然習慣把他和盧照鄰、楊炯、王勃視為一代詩人。

在《全唐詩》裡收有三卷駱賓王的作品，他的歌行如《帝京篇》《疇昔篇》慷慨悲壯、音節瀏亮，《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深婉纏綿、情韻悠長，在當時都是上乘佳作；而五言古、律

也多寫得蒼勁而精巧，既有魏、晉古詩的氣格，又有六朝詩律的詞采，像「谷靜風聲徹，山空月色深」（《夏日遊山家同夏少府》）、「草帶銷寒翠，花枝發夜紅」（《初秋於竇六郎宅宴》）、「露下蟬聲斷，寒來雁影連」（《送劉少府遊越州》）的組句下字和《渡瓜步江》《至分水戍》《送費六還蜀》等詩的句型音律，都標誌着古體詩向近體詩、六朝詩及唐詩演進的軌跡。但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詩人，他在詩歌形式語言上起的變革作用似乎並不如後來的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而在詩歌主題內涵上的變革意義則與盧照鄰、楊炯、王勃一樣重要。按當時人的說法，「四傑」是幾個「浮躁淺陋」的人，這「浮躁淺陋」四字在今天看來剛好說明這四個人不夠安分守己，情緒不太穩定，個性過於倔強，屬於多血質性格。像王勃陵藉同僚，年輕氣盛；楊炯諷刺朝士是「麒麟楨」，恃才憑傲（《唐才子傳》卷一）；盧照鄰自傲又自卑，一會兒學煉丹到處討乞藥值，一會兒入仕當官還想當大官，終於在理想破滅與病疾纏身下自殺了事；而駱賓王則極端自負，似乎不通世故，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詠懷》），長大了又「嗟為刀筆吏，恥從繩墨牽」（《敘寄員半千》），雖然他「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從軍行》），但卻仍然「淹留坐帝鄉，無事積炎涼」（《疇昔篇》），因此滿

腹牢騷、一腔悲憤，更加上他運道坎壈，四處碰壁，便積了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幽怨憤懣之氣。那個千年前獨身刺秦王在易水邊慷慨悲歌的荊軻的幽靈似乎總纏繞着他，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送鄭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於易水送人》)。他以垂暮之年參加討伐武則天的冒險行動，恐怕不僅僅是「不忘故君」的理性抉擇，而更多的是出自一種類似賭徒性格的心理衝動。不過，恰恰是他們這種富於個性的氣質、不平則鳴的性格加上一肚子牢騷與悲涼，使他們擺脫了初唐詩壇那種百無聊賴地搬運詞藻的慵懶和平庸，使詩歌多了一種剛健、悲涼而飽滿的情緒，恰恰是他們這種坎坷而豐富的生活經歷，使他們的詩比起千人一面千篇一辭的應制、酬和、同詠、奉題少了一些無聊與空洞，多了一些生機勃勃的主題與內涵。像駱賓王的幾首邊塞詩，就有親身體驗的感受和親眼所睹的意象，絕不像那些身居都市華堂的人寫邊塞詩，從書本裡拾來幾個烽火、胡笳之類的詞語和着淚、血、風、霜就捏出一首邊塞風情。

夕次蒲類津<sup>①</sup>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sup>②</sup>。  
 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sup>③</sup>。  
 晚風連朔氣<sup>④</sup>，新月照邊秋。  
 炆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  
 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sup>⑤</sup>。  
 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sup>⑥</sup>。

- ① 次：停駐；蒲類津似當作「蒲類縣」，在今新疆哈密西北，因蒲類海（即巴里坤湖）得名。唐高宗咸亨元年（670）駱賓王曾隨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出征到這裡並寫了這首詩。
- ② 二庭：唐代西突厥分為南北二庭，以伊列水為界，包括今新疆及中亞一部分地區。這兩句說在這裡看不到回鄉的希望，遠在天涯，征戰的人心中愁苦。
- ③ 山路雖指向南方，河源卻遠在北端。
- ④ 朔氣：指北地的寒氣。
- ⑤ 龍庭：指匈奴單于祭天地鬼神的地方，班固《封燕然山銘》「焚老上（單于）之龍庭」，後泛指邊塞或敵方要地，亦稱「龍城」；燕頷：舊時形容的富貴相，頷是下巴頰，《後漢書》卷四十七《班超傳》引相面人的話說「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南朝徐陵《出自薊北門行》就說「生平燕頷相，會自得封侯」。
- ⑥ 這兩句借用西漢李陵在蘭于山南被匈奴擊敗並投降的典故，說不要像李陵一樣，讓漢（指唐）國蒙受恥辱。

### 至分水戍<sup>①</sup>

行役忽離憂，復此愴分流<sup>②</sup>。  
濺石回湍咽，縈叢曲澗幽<sup>③</sup>。  
陰岩常結晦，宿莽競含秋<sup>④</sup>。  
況乃霜晨早<sup>⑤</sup>，寒風入戍樓。

- ① 分水：具體地點不詳，古代叫分水的地方很多，如天水、南陽均有，清人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卷二認為這是指南陽縣北七十里的分水嶺，但不一定可靠。
- ② 行役：指為官事而奔波四方；離憂：遭憂生愁；愴分流：看見各奔東西的河流心裡覺得悲傷。
- ③ 水流沖激石頭急速迴旋發出嗚咽般的聲音，曲澗潑繞彎曲環繞樹叢顯得格外清幽。這兩句彷彿王維《過香積寺》的「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但不像王維詩那麼疏曠從容，也沒有王維詩那種聲、色清幽冷寂的感覺，又彷彿竇庠《夜行古戰場》的「泉冰聲更咽，陰火焰偏青」，但不像竇庠詩那麼陰森淒楚，也不是古戰場那種殺氣慘然的氣氛。
- ④ 陰岩：背陽的岩崖；結晦：幽暗；宿莽：冬生不死之草，《爾雅》郭璞注認為是卷施草。
- ⑤ 霜晨：有霜的清晨，高山上霜降得比平原要早，所以詩裡說「霜晨早」。

## 在獄詠蟬<sup>①</sup>

西陸蟬聲唱<sup>②</sup>，南冠客思侵<sup>③</sup>。  
 那堪玄鬢影<sup>④</sup>，來對白頭吟<sup>⑤</sup>。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sup>⑥</sup>。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sup>⑦</sup>。

- ① 據前人考證，這首詩是唐高宗儀鳳三年（678）駱賓王在獄中所作，當時駱賓王上書議論政事，得罪了武則天，被誣告貪贓而入獄（陳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見《駱臨海集箋注》附錄）。這首詩前有一段序文，說明這首詩是以蟬自況，來表明自己的高潔與哀嘆自己的命運。
- ② 西陸：秋天，《隋書·天文志》中說，太陽周天而行，「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
- ③ 《左傳·成公九年》記載「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南冠本是南方人的帽冠，後來由於這個故事，南冠便指囚徒了。
- ④ 玄鬢：本指黑色的鬢髮，這裡指黑色的蟬，據《古今注》卷下記載，魏文帝宮妃莫瓊樹曾仿蟬翼作黑色髮飾叫「蟬鬢」，駱賓王看到蟬，自然想到年輕人的黑髮，因此下面說到自己的「白頭」。
- ⑤ 白頭一方面指與「玄鬢」相對的白髮，因為駱賓王當時近五十歲了，又深懷憂患與悲愁，所以早生白髮，正如漢樂府詩「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一方面暗指《白頭吟》的主題，從漢代有相傳卓文君所作《白頭吟》以來，歷代文人仿作《白頭吟》都詠嘆「直如朱絲繩」（鮑照）、「平生懷直道」（張正見）、「葉如幽徑蘭」（虞世南）這種忠正清直卻受到誣謗誤解的主題，所以駱賓王一語雙關，既指生理上的衰老，又指心理上的哀傷。

- ⑥ 這兩句化用了六朝人的詩句。張正見《賦新題得寒樹晚蟬疏詩》中說「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疏飲露後，唱絕斷弦中」，沈約《聽蟬鳴應詔》中說「葉密形易揚，風回響難住」，都是哀嘆秋天的蟬既無處安身，鳴聲也逐漸稀疏渺茫，駱賓王以蟬自比，覺得自己「失路艱虞」，就像蟬在秋天裡「露重」、「風多」一樣，而自己「弱羽之飄零」和「余聲之寂寞」就像蟬在秋風寒露中既飛不動，又叫不響一樣，和初唐虞世南《詠蟬》「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一比，就顯出這兩首詩的格調全然不同，作者的心情也全然不同，前者是意氣洋洋，後者不免悲愁滿腹。
- ⑦ 古人認為蟬「飲而不食」(《淮南子·說林》)，就像莊子所說的吸風飲露餐霞而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所以是清高的象徵，曹植《蟬賦》就拿它比喻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陸雲《寒蟬賦序》則說它「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駱賓王就說自己其實和蟬一樣高潔，只是沒有人相信，所以受到誤解與誣謗，有誰能來替自己表白高潔清白之志呢？

## 盧照鄰·一首

盧照鄰(約 634—約 686)，字升之，幽州范陽(今北京大興)人。曾在鄧王李元裕府中任典簿，後入蜀為新都尉，任期滿後回到洛陽，因病住太白山中煉丹藥，但服藥中毒，以至手足致殘，便在具茨山下(今河南禹縣北)買園閑居，武周垂拱年間，因絕望而投潁水自殺。

用自殺來表示絕望的詩人自古就有，但因殘疾的痛苦而絕望自殺的詩人卻不多見，這種把生存與健康看得那麼重的原因在於盧照鄰有他自己的人生觀。他想建功立業，躍馬邊陲或斷佞臣頭(《結客少年場行》《詠史四首》之四)，又想遐舉飛升或當個「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詠史四首》之三)的世外高人，但這場大病及服藥後所得的更大的病，卻使這一切都煙消雲散，於是他只好投潁水告別人生。自殺顯示了他直面人生的懦弱，也顯示了他告別人生的勇氣，他抗拒不了心理與生理的痛苦，但敢於用結束生命來表現他對於人的存在的懷疑與失望。其實，這懷疑與失望早就盤踞在他的心中，糾纏着他的詩思了，下面所選的《長安古意》就表現了他

對須與變幻的人生、飛速流逝的歲月的思索。正因為這一思索，就使得這首七言歌行超越了以往賦體詩歌的內涵，在鋪陳描繪的詞句中貫注了一種深沉的氣脈，使那種僅僅關注政治或道德的勸百諷一變成了對人生哲理的追尋與探問。

### 長安古意<sup>①</sup>

長安大道連狹斜<sup>②</sup>，青牛白馬七香車<sup>③</sup>。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sup>④</sup>。  
 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sup>⑤</sup>。  
 百尺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  
 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sup>⑥</sup>。  
 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sup>⑦</sup>。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sup>⑧</sup>。  
 借問吹簫向紫煙<sup>⑨</sup>，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  
 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sup>⑩</sup>。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鬱金香<sup>⑪</sup>。  
 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sup>⑫</sup>。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

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sup>③</sup>。  
 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sup>④</sup>。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幃沒金堤<sup>⑤</sup>。  
 挾彈飛鷹杜陵北<sup>⑥</sup>，探丸借客渭橋西<sup>⑦</sup>。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sup>⑧</sup>。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轉口氛氲<sup>⑨</sup>。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sup>⑩</sup>。  
 南陌北堂連北里<sup>⑪</sup>，五劇三條控三市<sup>⑫</sup>。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sup>⑬</sup>。  
 漢代金吾千騎來<sup>⑭</sup>，翡翠屠蘇鸚鵡杯<sup>⑮</sup>。  
 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sup>⑯</sup>。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sup>⑰</sup>。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虯紫燕坐春風<sup>⑱</sup>。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sup>⑲</sup>。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滄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sup>⑳</sup>。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sup>㉑</sup>。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sup>㉒</sup>。

① 古意：與「擬古」之意相近，表示是擬古之作而不是真實新聞報道或政治諷刺詩歌。

② 狹斜：斜出旁行的小路，漢樂府《長安有狹斜行》中云「長安有狹

斜，狹斜不容車」。

- ③ 梁簡文帝蕭綱《烏棲曲》「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盧照鄰此句化用前句。七香車：用多種香木製成的車。
- ④ 各式各樣華美的車輛絡繹不絕地來往於貴族之家。玉輦：泛指貴族精美華麗的車輛；主第：公主府第。
- ⑤ 龍銜寶蓋：雕成龍形的支柱上端，龍頭銜着傘狀的華蓋；鳳吐流蘇，華蓋上的鳳形裝飾稱為立鳳，立鳳口裡懸掛着流蘇。
- ⑥ 複道：連接樓閣的空中閣道，由於重疊不止一層，所以叫「複道」；交窗：花格木窗；作合歡：指窗格為合歡花圖案；雙闕：宮門兩旁的望樓；鸞：屋脊；垂鳳翼：指雙闕連鸞像鳳凰垂下的翅膀。
- ⑦ 梁家畫閣：漢代皇家外戚梁冀在洛陽曾修建過極其豪華的宅第，這裡以梁冀宅第的豪華比喻長安貴族宮室的宏偉；漢帝金莖：漢武帝在宮中豎立銅柱，上有銅盤，名仙人掌，用來承接仙露，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李善注：「金莖，銅柱也」，這裡用漢帝銅柱比喻長安貴族樓閣的高聳入雲。
- ⑧ 這兩句是說貴族仕女如雲，來來往往，但並不相識，無緣結交；詎：豈。
- ⑨ 吹簫：指秦穆公小女弄玉，《神仙傳》卷四記載弄玉嫁給善吹簫的蕭史，兩人後來跨鸞而去成了神仙；紫煙：神雲仙霧，江淹《班婕妤詠扇》說：「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這裡用「吹簫向紫煙」指一個懷春舞女。
- ⑩ 生憎：偏厭；好(hào)取：愛取。
- ⑪ 鬱金香：傳說出自大秦(羅馬古稱)國的名貴香料，這句的意思是說這位舞女的帳子和被子都用名貴香料熏過。
- ⑫ 蟬鬢：一種將兩鬢梳理得薄而挺如蟬翼般的髮式，參見駱賓王《在獄詠蟬》注④；鴉黃：嫩黃，唐代女子在額上塗嫩黃為妝飾，常常畫成月形，又叫「額黃」。這兩句形容女子髮飾與化妝，說她的蟬鬢如片片行雲，額黃如纖纖初月。

- ⑬ 妖童、娼婦：指貴族家隨從的歌兒舞女，這兩句承上兩句來形容貴族家的歌兒舞女內心痛苦但外表奢華；寶馬鐵連錢：青色有圓錢斑紋的寶馬；盤龍金屈膝：雕有盤龍紋的金合頁。
- ⑭ 御史：掌管監察的大臣；廷尉：主持刑法的官員，但御史府中只剩下烏鳥夜啼，廷尉門外鳥雀棲宿，可見不是太平無事，便是無人過問。《漢書·朱博傳》說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史記·汲鄭列傳》說廷尉府「及廢，門外可設雀羅」，這裡用這兩個典故。
- ⑮ 朱城：宮城；翠幟：綠色的車帷。
- ⑯ 挾彈飛鷹：帶着彈弓，架着獵鷹；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東南。這句寫長安少年尚武好獵的風氣。
- ⑰ 探丸借客：以摸各色彈丸來決定誰去殺人報仇。《漢書·尹賞傳》記載，長安少年俠客每次殺人復仇，都以赤、黑、白三色彈丸決定各人的行動，摸到赤丸者殺武官，摸到黑色者殺文官，摸到白丸者為不幸死於行動的同伴料理後事；《漢書·朱雲傳》記載，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借客就是助人的意思。渭橋：渭水橋，在長安西北。這句寫長安少年行俠仗義的風氣。
- ⑱ 芙蓉劍：傳說是春秋時期越國著名鑄劍家歐冶子所鑄五把劍之一，這裡泛指寶劍及佩寶劍的俠士；桃李蹊：《史記·李將軍列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裡借指人來人往的妓女家。這兩句寫長安少年風流任誕的風氣。
- ⑲ 嘯：歌唱；氛氳：香氣濃郁。
- ⑳ 北堂、南陌：泛指妓女家的門裡門外。
- ㉑ 北里：平康里，長安妓女聚集的地方，孫棨《北里志》：「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
- ㉒ 劇：交錯的道路，《爾雅·釋宮》郭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為五劇鄉」；條：通達的大路，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

路」；市：繁華的商市，左思《魏都賦》「廓三市而開廛」。這裡用五劇、三條、三市，只是用古人舊典，並非實數，因為據《三輔黃圖》說，長安有八街九陌九市。

- ②③ 佳氣紅塵：指車馬往來的熱鬧氣氛。
- ②④ 金吾：漢代禁衛軍官名，唐代亦有，稱金吾大將軍，領左右金吾衛，巡防京城街巷。
- ②⑤ 屠蘇：酒名。
- ②⑥ 羅襦：錦織短衣。這句化用《史記·滑稽列傳》「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羅襦襟解，微聞薜澤」，寫金吾千騎軍官飲酒狎妓觀舞聽歌。
- ②⑦ 排灌夫：指漢代權臣田蚡殺害灌夫的故事，灌夫勇猛任俠，好使酒罵人，被丞相田蚡殺害；這句的意思是長安城中有脾氣比灌夫更大的權臣。判不容：決不容；蕭相：指漢宣帝時的蕭望之，蕭望之受漢宣帝遺詔輔佐元帝，卻被中書令石顯陷害自殺；這句的意思是長安城裡有容不下別的大臣的專權者。兩句與上兩句相呼應，寫炙手可熱掌握大權的人。
- ②⑧ 青虬：《楚辭·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虬是龍類，屈原想像以它駕車，這裡便借指駕車的駿馬；紫燕：顏延年《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駢衡」，李善注引《尸子》說「馬有紫燕、蘭池」，可見紫燕也是駿馬。
- ②⑨ 這裡「自言」、「自謂」都是指那些得意洋洋的權貴的心理，說他們覺得豪奢極慾、頤指氣使的生活會千年長存，日盛一日。
- ③⑩ 以上四句寫時光飛逝，世事變幻，往日豪華隨着歲月流逝會煙消雲散，這種感慨在當時不少詩裡都曾出現，像陳子昂《燕昭王》裡的「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駱賓王《帝京篇》裡的「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王勃《滕王閣》裡的「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李嶠《汾

陰行》「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裡的「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烏雀飛」以及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裡的「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就彷彿《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裡甄士隱為《好了歌》作注的頭幾句「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也彷彿劉禹錫《烏衣巷》的末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它所感慨的世事變幻帶有一種對人生的根本性追問，即在永恆的宇宙時間中，人生究竟有甚麼意義，於是，它的內涵便超越了對長安繁華或歷史變化的一般性描述而進入了哲理思索的層次。

- ③① 揚子：即揚雄，揚雄曾閉門著《太玄》《法言》，左思《詠史》便說：「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一床書：指揚雄的一大堆著作。有人認為揚子是作者自況，一床書是聊以自慰的書，但不如解釋為詩人認為揚雄寂寥，著書無用更合理，歲月流逝，時光無情，就是揚雄的故居和他的《太玄》《法言》也只有寂寥冷落，在年年歲歲的流逝中蒙受灰塵。
- ③② 裾：衣襟；這兩句開頭用了一個「獨」字，暗示上述一切在時間的長河中都不過是過眼煙雲，只有南山桂花這種自開自落、應時遷化的自然物永久長存，每到花季，香氣飄來飄去染在人的衣襟上。